

真槍實彈

今

天翻了一張小時的黑白照片，手執玩具牛仔手槍，像我這麼一介書生，本來應該對武器一點興趣也沒有，偏偏從小就喜歡手槍，上課時也偷偷畫之。為什麼那麼喜歡，看西部片之故吧。

長大了這個興趣也不變，在日本留學時，可以買到各款仿真的玩具槍，也一一收購，小小的一間公寓中，至少有幾十把。

到了晚上，和幾個同學拿了玩具槍，裝上子彈，到附近公園中砰砰嘖嘖玩個不停，結果給鄰居告密，一個便衣探員找上門來，但好在他也是個手槍迷，兩人交談了起來，沒完沒了，總算沒把我抓上警署。

讀心理學書籍，說這是潛意識中與男性性器官有關，應該是這方面短缺，才更喜歡。自認不比人強，但也沒什麼大毛病，只是好學的一部份而已。

工作與電影有關，拍動作片，當然接觸槍械，記得早年的電影，所用的手槍頗為失真，有點像匣子槍，從來沒看過這種型號的，原來是日活電影公司道具部的產品。當年日本對槍械的禁制也頗嚴，真槍當然禁止，逼道具部造出一

把手柄上裝着小電池，扳機一拉，接觸到小包的火藥，就砰的一聲發出濃煙的火光來。

回到香港，張徹拍的民初動作片，也需手槍，就向日活公司購買了一批，記得時常壞，派人修理了又修理，修出一個火藥專家，以後的爆炸場面完全由他負責。

還是殖民地的一九七四年，英國人講話大聲一點，威馬公司 Hammer Production 來港與邵氏合作，拍一部叫《Shatter》的動作片，Stuart Whitman 當主角，鼎鼎大名的 John Huston 當反派，戲裡就需要一把私家偵探常用的短管手槍，結果給我們在中環的一家專賣獵槍的店找到了，經警察局的督察特別批准，買了一把點38 Colt Cobra，子彈是沒有彈頭的，還要叫道

具部在槍管中鑲了鐵，這一來就算是裝了真的子彈，也只會打爆槍管，但發射不出彈頭來。

撫摸真槍實在有一種奇妙的感覺，它一點也不像殺人的武器，倒似少女的肌膚，光滑無比，那種烏黑的顏色，可以說黑得發亮，像水上漂着的那層油，有綠、有藍、有紫，名副其實的五顏六色，盡在那把黑槍中。

再次接觸真槍，是數年後的亞洲影展，在馬尼拉舉行，這個無法無天的國度中，真槍不是什麼稀奇之物，友人來接機，就掏出身上那把 Walther PPK 給我玩玩。對了，就是占士邦用的那一把，他說在德國旅行時買的，回到菲律賓，買通了海關，偷運入境的。

有時候，一把手槍就像一輛名車，

成為經典，PPK 具備了這個條件，它是一件美不勝收的藝術品，雖說只能裝小口徑的點

38ACP 子彈，殺傷力是不夠的。手槍子彈有種級數，叫「人生阻止者 Man

Stopper」，航麟哈

利用的點44麥南增火力，或者沙漠之鷹用的點50 Action Express

子彈，都屬於此類必殺火力。有鑑於此，後期的占士

邦戲像 1997 年的《Tomorrow

Never Dies》。

或 2008 年的《Quantum of Solace》都改用

Walther P99，它可

以裝 9×19mm 或點40 S&W 的大口

徑子彈十六顆，

足夠滅殺對手，但其後的占士邦戲強調智慧和優越感，又重新使用 PPK！

PPK 實在好用，我在靶場試射時，覺得一點後坐力也不存在，像在打更小口徑的點22。話說回來，據許多警方調查，兇手們還是愛用點22的最小口徑子彈，它勝在準確，不會因

大口徑子彈的後坐力而失去準繩度，在近距離行兇的話，小口徑子彈照樣致命。

後來，我也到過拉斯維加斯的靶場，以及中國國內的，還有韓國的，比較起來，美國靶場的槍械選擇最多，而且也最注重安全性，它強調拿起手槍時，第一件事就是先檢查一下

有沒有子彈留在槍管中，這種情形在曲尺最容易發生，以為取掉了子彈匣就安全了，哪知槍管內還有一顆看不見的。

另外，就是不開槍的話，永遠不要把手指按在扳機上，不然的話一滑倒即走火，這些我們去慣靶場的人都永遠記得遵守，另外就是一定要戴耳塞，否則開槍開得過癮，耳膜會震出血來，自己是不知不知道呢。更必須注意的是要戴透明護眼罩，曲尺的子彈殼彈出來時很容易傷到自己或別人的眼睛。

還有一種情形親自經歷過，我在開左輪手槍時，忽然發現隻手血淋淋，那是因為拇指沒有抓緊槍柄，後坐力之下磨擦到鋒利的安全掣。

在用真槍實彈拍電影時，也發生過不少意外，一名武師沒聽我警告，不查明槍管中還存在著子彈，不慎走火，把自己穿著的運動鞋射穿了，好在沒傷及別人，但已嚇得臉青。

靶場中最難忘的經驗是在泰國，那裡很輕易地可以買到各類進口手槍，富二代什麼槍都玩，都是最新型號，只見在我的旁邊站着一位漂亮的少婦，她拿了最可靠、最輕盈、最細小、後坐力最輕，又可以裝上十顆子彈的 Glock 26 Generation 4，把標靶拉到最近，向着紅心，一顆顆子彈射出，槍槍中的之後，露出滿意的笑容。

余漢